

楊先義編



張家口收復記

張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收  
復  
記

人民出版社印行

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張家口收復記

定價：每冊 元

編者：楊先義

出版者：人民出版社

## 前言

張家口爲長城南北的主要孔道，居平綏鐵路之中心，北控多倫爲內蒙的心臟，西通綏遠，爲西北的咽喉，其地形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概見，以前日軍寇華，曾在這地方組織過內蒙古聯邦，以爲侵略大西北的根據地，視爲第二個偽滿的「新京」。在日軍八載盤踞之下，他們發展公路，建設鐵路，都下了很大的本錢，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儲存的物資如糧食布疋之類，均極豐富。共軍佔領這地方後，溝通哈爾濱與延安，聲息相通，成爲割據華北及威脅平津的一大據點，而背負漠北，更成爲他們國際交通線的總樞紐。一年以來，晉綏冀三省民不安枕，兵不交睫，這第二延安——張垣——實爲陰謀擾亂的策源地。中共自翹在察哈爾擁有雄厚的部隊和民間武力，二百六十萬的民衆也是擁護他們的，所以張家口有金城湯池之固，不是別人能夠攻打得下的。但自本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集甯大會戰後，中共才手忙腳亂，開始向察蘇州淶源一帶深山中偷運機器和物資，以爲萬一之備。等到十月八日張北被中央軍攻克，九月十日狼窩溝，神威台及舊萬全相繼收復，他們種種設備和保衛張垣外圍的防禦工事悉付東流。及國軍沿長城急進張垣時，中共乃以最後的一把火，報答了侵占一年零兩個月的張家口老百姓。

中共離開張垣時，以國軍進展太速，其情形至爲狼狽，先放火，飛機場的房子和倉

庫焚燬，叫民衆到機場救火，騙來了大批老百姓，却是要他們掘地坑，想要澈底破壞機場，以免爲國軍利用。老百姓在淫威之下，莫可奈何，大家都竊竊私議：「挖吧！讓我們走後，我們再填上」。所以傅長官率軍入城之後，工程大隊祇費了兩天的工夫，到十月十四日就把機場修理竣事，這件事證明老百姓對於中共之厭惡與不協力。傅長官曾說：「中共軍事失敗，理所當然，而政治失敗一至於此，則出乎我們的意外」。共軍在張家口門爭了一年，祇換得老百姓寵錫的兩個徽號：一是「扒路軍」，一是「破產黨」。國軍收復張垣之後，傅長官召開民衆大會，當時指陳共產黨罪惡的，有祖父，父親被共黨鬥爭而慘死的小學教師，有子女被共黨騙走的醫師，連工人也痛恨他們，被裹脅而去的也都是乘機逃回來。共軍統治時代，老百姓在街上走，彼此是不能說私話的，假如要說話，必須先打一個手勢，招請第三者旁聽，否則即須受罰。這種虐政，自古以來除了秦始皇偶語棄市外，真是聞所未聞的。國軍入城後老百姓一個個歡忻鼓舞地說：「我們從此可以說話，不用再做啞吧了！」農民感慨地聲訴着「共產黨最利害的是叫我們爭仇互恨，試問我們世世代代本來沒有仇恨的，憑他們一年半載的時候，如何使得我們仇恨起來呢？」

中共在張垣唯一政績就是「鬥爭」與「清算」：組織所謂「人民翻身大會」，叫店夥向老闆鬥爭，叫佃戶向地主清算。結束是把劫後的人民逼得走頭無路，小康之家變成



窮人。窮人變成了赤貧。所以國軍一入張垣，被逼加入共產黨的，一日之間自首的就有二千餘人。

共產黨引以自豪的，是說他們沒有貪污案件。但在張垣所遺留下來的現實就不盡然。據自首的人說：「共產黨的軍事幹部及文化幹部是比較廉潔的。而管理生產的人員和地方行政人員，則均有顯著的貪污事實。共產黨一個區長，來時一無所有，這次退走時却用十八輛車子裝載着財物傢具。許多人在商號入股，私存黃金，譬如某一商號應被清算，他們的黨官使用政治力量予以庇護，然後酬以乾股，共同牟利。下級幹部未經手銀錢的人，大概都不能貪污，旅長以上就很難說。」有人統計張家口的商店有三百家以上是共產黨人的資本。同時軍有軍的合作社，師旅團有師旅團的合作社，以接收的物資爲黨官們的個人資本。至於普通商店，在共軍統制之下是很難支持的，今日派捐，明日抽稅，逼得你非接受黨人的股本就得關門。我國有句俗話：「朝中無人莫做官」。在張家口是：「店中無黨莫經商」。根據這些事實，我們知道中共之所謂民主，所謂爲人民謀解放，都是欺騙之談，所謂說盡好話，做盡壞事，正是爲他們寫照。而國人不察，甚至以同情共產黨爲思想前進，一部份人是盲從，一部份人實在是受其朦蔽欺騙而不自覺。傳長官說得好：「共產黨所到之地，等於打防疫針，凡親身受過痛苦的人，才不會相信共產黨的宣傳。」你想這樣的作風，共產黨的政治生命還有前途嗎？

我們再看中共的軍事力量，經過這次大同外圍戰，集甯大會戰，及張家口之倉皇逃遁，紙老虎完全戳穿，烏合之衆殘民則有餘，欲用之以與國軍抗，其戰鬥力直等如零。國軍孤守大同，外援斷絕，車站一帶的碉堡，其材料皆木柴土砌，非比水泥鋼骨之固，而匪軍以數十倍之衆，竭二十餘日之猛攻，卒不能攻下，是共軍無攻戰之能力可知。集甯原在共軍之手，其防禦工事是民國廿五年湯恩伯將軍駐守其地時所建。當日寇佔領時代與共軍竊據期間，均曾加以修葺，塞外防禦工事之堅，堪稱首屈一指。而其天然險要在該城之西南隅有臥龍山鐵軍山，東南與東北復有老虎山，定軍山遙相對峙，這四座高山不啻集甯城的外圍堡壘，防禦工事皆極堅固。乃九月十日集甯戰事一開始，不過數小時，鐵軍臥龍兩山即爲國軍佔領。至十二日老虎山亦被攻下，是共軍無防守之能力可知。共軍戰略亦極低能，張家口共軍擁有數十萬之衆，且爲勢在必守之地。與國軍攻克集甯後，智龍蕭克等匪軍乃以十七旅的兵力集結於鐵道綫上，而對於西北方面則漫不經意，國軍窺破其弱點，乃以奇兵由東北繞攻，由此下張北，克張家口，遂成破竹之勢。是共軍戰略之幼稚可知。茲將京滬中外記者，在張家口視察之報導，及傳長官之報告，搜集成冊，以供參閱，藉使國人明瞭此次國軍之收復張家口，決不僅是武力壓倒共軍，實賴我中央之開明政治力量獲得塞上民衆之擁護而制勝也。

# 張家口收復記目錄

- 一、前言
  - 二、應火速進攻張家口
  - 三、飛訪張家口
  - 四、晉察綏三省巡視記
  - 五、長城內外
  - 六、雷霆萬鈞壓張垣
  - 七、由政治上看出共黨絕對沒有前途
  - 八、由綏遠大同集甯戰爭證明共產軍毫無戰鬥力
  - 九、共軍爲什麼會失敗（傅長官作義招待記者演說詞）
  - 十、傅作義將軍印象記
- 救國日報社論  
中央日報記者王洪鈞  
中央日報記者朱恆齡  
申報記者杭舟  
申報記者宋紹柏  
救國日報社論  
救國日報社論  
中央日報記者古方



幸而傳作義將軍善守，使賀龍蕭克的銳師，盡殲於歸綏包頭之堅城之下，而國軍東進之師，又能超越長城之險，而達錦州，共產黨陰謀始告失敗，否則第三次世界大戰當已發生了！

目前周恩來還在同政府虛與蛇委，是傳作義將軍死守歸綏包頭之功。而共產黨之欲長城以北之戰略地帶，仍是寤寐不忘。但由正面攻歸綏包頭，已有去年的成例在，所以共產黨變更戰略，先攻大同，取得長城之險，並斷傳將軍救援之路，然後再長期的圍攻綏包。在「圍城必破」之原則下，總希望攻佔綏包，以完成共產黨第一步計劃，這在共產黨是絕對必要的！

因為共產黨的戰略這樣惡毒，所以政府也放棄其一貫挨打的政策，警告共產黨，若共軍仍進攻大同不已，則政府將攻延安張家口熱河。共黨對這種警告置若罔聞，政府軍隊遂進攻熱河，兵不血刃而入承德，克隆化，而赤峯亦聞攻克了，這與共黨攻大同有對消的效力。

在明代中國兵威能超越長城以北，在長城外設有大甯、萬全、大同三個重鎮，以保衛北京之安全。大甯即今之熱河平泉縣東北，萬全即明史上所稱之宣府，即今之張家口，大同即今之大同。陳誠將軍所謂大同，張家口，熱河，歷史上是一個戰場，即根據於

此。明自成祖時代，卽棄大寧不守，使正北防務發生大缺憾。所以英宗北征，土木之變，（卽今張家口東之土木堡）英宗被擄，幸大同尙能固守，可以牽制也先之兵力。於謙乃能擊退也先，使明社危而復安。後來李自成先破大同，後破宣府，長驅進圍北京，而明朝遂亡。足見大同張家口關係的重要。若張家口仍在其黨手中，大同復告失陷，則河北山西就非常危險了。但大同已非常危急，政府若不積極解救，其失陷殆屬必然。所以須進攻張家口。

進攻張家口，一是孫臏圍魏救趙之意，使其黨顧其老巢，不能不回救張家口，而大同之圍自解；二是鼓勵大同守軍死守，以待援兵之到。若萬一大同不守，能佔領張家口，也可與大同失陷相對消。所以進攻張家口，在目前實在有絕對的必要！

進攻張家口，如何進兵？殊爲重要的問題。目前國軍在青龍橋，去康莊只一山洞之隔。但這一山洞，上面是八達嶺，爲長城最險要之地。由青龍橋仰攻，殆不可能。而山洞亦不能輕易通過。所以要到康莊，非常困難，或者此路不通，亦未可知。若要勉強由此通過，則只有先派傘兵在康莊附近降落，先殲滅山洞其軍，迎接青龍橋國軍過洞，只須一過此洞，則張家口卽很難防守了，這是一個進兵之道。

其次是由熱河進兵，因爲熱河與察哈爾均是高原地帶，雖較北京爲高，但高原上却是平地，裝甲車可以自由行駛，毫無阻礙。這次對日戰爭中，日軍進攻張家口，卽是由

此條道路。這條路較由青龍橋過山洞尤爲輕便，希望政府注意！

我們希望政府迅速動手，不必遲疑，因爲目前張家口是空城，容易攻入，只須有少數裝甲兵力，卽能成功。若待其軍佔領大同，迴師張家口，則不能攻了！

且長城外較爲寒冷。在一個月內，尙能行動，若到十月半以後，則與北平嚴寒時無異，南方軍隊卽失去活動力了，所以須在這一個月內佔領張家口，否則須待明年了！由這兩點：我們希望政府火速進攻張家口，愈快愈好，否則國家前途未可樂觀！

(二五、九、七、救國日報社論)

# 飛訪張家口

中央日報記者  
王洪鈞

## 離開南苑機場

十八日清晨，薄霧凝集天邊，一線金黃色陽光自霧隙迸出，瞬間已灑滿大地。這時有架〇五式運輸機穿過羅列的戰鳥滑上跑道，加足馬力，一鼓氣離開了南苑機場向西北飛去了，機上裝載九個外國記者十個中國記者。目的地是張家口。

張家口是座倚山向水的土城，從誕生到今天還不到三百年，但出世後就負起了製造歷史的重任，遭遇多災多難的命運。秦始皇替它蓋堵圍牆起名長城。東洋河自綏遠探出頭來，又從它脚下汨汨地向南流去。兩旁奇山峻嶺頭角崢嶸，好像說：「我們是張垣衛士。野心者別想侵犯。」倒溯三百年，明朝嘉靖年間，自沙漠中竄來了元帝後裔林丹漢，遷這這塊風水地方棲身。左征右討，統一了內蒙。清初歸附置張家口廳。民國十七年，建省，以張家口爲省會。平綏，張多兩鐵路築城，張庫公路完工，自張家口南至中，冀東接熱河，西通歸綏，北抵庫倫，橫貫熱察綏。縱連外蒙古。交通發達，這土城就變成皮毛布疋的商業站，蒙漢兩族的融匯點，也是你爭我奪的軍事中心。民國以來幾次內戰中都是兵家必爭之地。七七火起，日人慫恿德王成立偽蒙古自治政府，以張家口爲首都。

，盤踞九年。日人敗退，共軍滲入，設冀察晉邊區司令部，興風作浪者一載。最近，政府軍隊爲解大同之圍，三路進兵察境。傳作義將軍揮動戰旗，十萬騎兵呼嘯草原。出卓資山，下集寧，取豐鎮，自興和轉兵東進，十日內打下張家口，切斷延安哈爾濱間交通孔道，粉碎共軍掀動全面內亂的迷夢。從此，張家口變成了國內外響噹噹的名字，也是製造歷史的漂亮角色。

記者羣在飛機中並不寂寞。抽煙，看書，談天，不知不覺的，這隻鐵鳥已越過長城，在亂山叢中走了大半路程。經過懷來，大家跌跌撞撞地滾到一邊，爭看這座臨山建築的古城。共軍用兵錯誤，不該在懷來布下重陣，結果不但沒討到便宜，到讓傅宜生將軍的戰騎從北面搗進張垣。記者們回到原位時，中電和愛克米攝影公司的朋友已得意地自駕駛室走出來。開麥拉替兩萬共軍葬身之所留下悲慘的紀錄。

噢！這就是張家口。

半小時後，飛機漸漸下降，起伏的土山，黃澄澄的積沙和點點綠樹，清晰地掠過眼底。再飛近了。看見一圈土房子，靜靜地睡着，大清河的水波魚鱗般閃爍在陽光下。乘客有點緊張了，機身觸地，美聯社麥德先生快活地叫起來：「Oh! yea! It is Kalgan! 大家隨聲附和，是高興也是驚奇。這羣年輕孩子聞到塞外的新鮮空氣，自然活潑起來。」

站好了」。先在機旁照個像，再魚貫地爬上兩輛卡車。傅長官太忙不能來，派一位王秘書代表歡迎。卡車出去，兩輛軍車擦肩駛進來。上面滿着着綠棉軍服戴十二戰區臂章的士兵。人人都說傅作義隊伍好，今日見了果是不平常。情報多理論也多的軍調部鄭介民委員曾說過：「要看軍隊能不能打，祇要在操場上擺開了來個齊步走，再問問官長是否在營外睡覺就夠了。」記者剎那間看見車上的兵個個滿面紅光精神奕奕，肩上槍襖背得筆直，已是心折，便不想再問其他。

張垣有兩個飛機場。我們降落的距城十五里。這座機場較小，建築也簡陋平軟的草地代替水泥作了跑道。周圍土丘弱柳已足引人幽思。唯一建築物——機站和庫房——也被共軍撤退時燬個稀爛。觸目焦黑，更添了多少淒涼。據車上一位軍裝同志說：「共軍臨逃倉促，先放把火燒房子，見熊熊火起，又鳴鑼聚眾喊大家救火。周圍老百姓機靈的先自跑了，一根繩索牽來了老弱殘兵。到齊後不是救火，叫他們挖地壕。」挖罷！等你們滾蛋，我們再填上。」老百姓這樣商量好才動手，果然，共軍前腳跑了，原班人馬三鏟兩鏟又把坑填好。傅軍進城。工兵大隊祇動工兩天到十四號就把偌大機場修竣。所以，傅作義將軍說：「共產黨軍事失敗在意料中，政治失敗得這樣慘，卻意想不到。」董必武也對記者說：共軍在張家口門爭一年，祇換得老百姓送的兩個稱呼：一是「扒路軍」，一是「破產黨」。聽了這話，再看看張垣機場，不由你不相信此話是真。



## 到處是斷瓦殘垣

汽車沿着磚沙堆集凸凹相接的大路進城，真是陸地行舟。記者坐在車沿上左手拉着攝影記者張居生，右手扯緊愛克米攝影廠李華倫的外衣，兀自前俯後仰。國際社陶平和聯總新聞專員威爾遜並肩坐在車後沿上更覺痛苦。偶然，轆過碎石，車子跳起半尺高，一向沉默的威爾遜也會尖聲叫起來：「喲！我的屁股不要了！」

共軍祇盤踞一年，可憐的張垣已糟蹋得不成局面。日本人在時，爲討好偽蒙，並加強對盟旗的控制，曾以張家口爲經濟上征服蒙人的基地。裝建最好的發電廠，用最好的電話機，草原上電綫縱橫，窮鄉僻壤，水電不缺。共軍到來，非但未建設，走時反倒放把火燒個乾淨。發電廠大建築祇剩下烏黑的一個空壳，默默地站在街心，好像在陽光下含愧地追念她過去驕傲的日子。電綫七零八落，車行街上，大家爭喊「留神電綫」，緊張處如臨大敵。

到城裏來，聽到第一件好消息是「今晨有機車一輛自張垣開往宣化。」這是從破壞到建設的第一聲。值得紀念。十月末旬，國軍包圍形勢完成，共軍節節敗退之際，沿平綏綫各車站，皆遭破壞，無一倖免。張家口車站破壞得最慘，損失也最重。國軍入城時，車站裏外猶烈火騰騰未熄，經一星期施救整理，才稍就緒。站房全燬了，機車五輛，

兩輛重傷，三輛負傷較輕。列車祇有一輛完整，餘皆盡成灰燼。平津區鐵路局人沒法去，但交通不能不辦，臨時政委會交通組作了建設先鋒，出佈告找回逃散員工，派人勘察破壞情形。將三輛機車拼成一輛經辛莊子試行康莊。記者們路過車站，跳下來踩着燒焦的屋頂走來走去，各找鏡頭，攝取戰亂痕跡。幾個穿紅褲的小媳婦跑來瞧熱鬧，見外國記者的照像機在獵取，她們又一笑散去。記者腳旁踏着一塊完整的石頭，上面刻着「張家口車站」五字，問路人知過去是鑲在車站大門上的牌示。心裏猛地悟到戰事就是浩劫，兵亂後，天上的掉在地上了，地上的更不知陷到那層地獄去了。

其實，平綏路北段不祇五輛機車，還有二十五輛最近才在宣化附近山洞中發現。據說其軍佔張家口後，鐵路運輸不暢，把大部機車的要緊機件拆下藏在鍋爐裏，車身遍塗泥灰後朝山洞裏一藏，始終未用。前兩天，工人們自動報告，交通組才派人前往起運。

### 歡迎陳總長

記者團坐車駛過車站，便見後面烟塵起處，大隊騎兵跟蹤而來。「這幹什麼？」一人問。「不知道嗎？」陳總長昨天不是說政府軍隊既然拿下張家口，共軍就不敢再犯，這是傳長官特地派來向我們炫耀炫耀騎兵的威風」角落裏有人幽默地回答，大家笑了。

真的，騎兵是威風。尤其在古老的道上，在高僅及人的土房馳過，越覺得人精神抖擻，再往前走，又看見男女老幼一羣羣一堆堆排列道旁不停的揮動小旗，臉上是一無急期待的表情。看見車上有外國人，小孩和女人們先咕咕呱呱地說笑一陣子。我們明白了，他們不是歡迎我們，一定在期待着什麼人。這個謎，一直到在中央醫院大廈下車歇腳後，才知道陳總長今天要到張家口來。我們吃飯時，聽說傅作義董其武張厲生等將領都到機場去了。但沒接回人來，陳總長張垣之行改期，要在北平接見杜聿明、熊式輝、王耀武等人。

### 傅將軍的祕書

在中央醫院休息室裏，中國記者們爭着找報看。找來一份昨天創刊今日第二期的奮鬥日報，正而要開版登着蔣主席重申解決時局方針提出八項原則的新聞，反面則是國府發表傅作義爲察哈爾主席，董其武主綏政的命令和馮欽哉出任十二戰區副長官的新聞。經人介紹，記者得識該報社長閻又文。傅作義將軍武功蓋世而兩篇萬言通電也是傅誦一時，尤以最近發表致毛澤東公開信更能膾炙人口。這兩篇文字皆出自閻君筆下。在北平談起來，大家都說傅將軍能有今日成就，帳下文武兩方必有能手。武的方面鄭介民委員最推重董其武將軍。文的方面，當屬閻君了。奮鬥日報原在歸綏出版，爲綏東唯一報紙